



管子纂詁

七八

仁3
61
4





管子卷第七

安井衡 纂註

大匡第十八

三匡皆記桓公匡正天下之事而作者各異蓋始直名匡編輯者因

內言一

內言者管仲桓公以修內政也亦承其學者記之此諸外言統繆尤多疑成於數傳之後矣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

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

出鮑叔曰先人有言先人古人也疑始作先曰知子

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古本臣下是

門仁13
號61
卷4

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無
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我且以死亡保任子疾
傳矣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
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間廣曠古通用空也欲維
不敢讓而不為之官雖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尹知章
間不敢空而不居之云於三
公知未可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
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
小白必不為後矣小白在二兄之下必不為後而鮑
各不能自立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
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無已猶
已諸兒子紂非定齊國之才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
而有小慮惕音蕩放也諸本作惕獨古本作惕下文
放蕩與其性行合今定從古本非夷吾莫容小白
而走避也故唯夷吾能容之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
紂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鮑叔指召
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吾君謂僖公卜下犯吾君
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紂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
我齊國之政也劉績云兄古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
而不濟是吾義也濟讀為擠擠墜也晉語管仲曰夷

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
紉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
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
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上文管仲方勸鮑叔
雖得立事將不濟心非之於是待鮑叔之答鮑叔
已志管仲因亦述其志以破之至此議論始畢鮑叔
乃問管仲以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
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
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
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
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
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戌蔡丘曰瓜時而往及
瓜時而來期戌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
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
夫人偕行諸本作皆行今從古本申俞諫曰不可左傳作申繻
繻俞古音同女有家男有室尹知章云女有夫
之家男有妻之室無相瀆也謂之有
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
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
乘魯侯脇之尹知章云來謂扶公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
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豎曼內豎名曼也振救
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

君受疑之禍將言彭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之罪故先

寓猶賴也說賢智今彭生二於君心於君不無盡言而諛行

以戲我君盡讀為蓋臣之諛行以戲弄我君使我君失

親戚之禮命失禮與名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

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尹智章云禍敗

以怒遂禍遂成不畏惡親聞容容頌通頌誦也言不

於世昏生無醜也昏昧苟生無所醜恥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

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齊侯昏生無醜豈禍及彭

殺桓公之罪必將二月魯人告齊曰古本無寡君畏

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

無所歸死罪在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

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尹知

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脇而束之束縛費

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

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

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

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

糾奔魯九年案春秋魯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則

齊國紀年而今用魯紀者蓋此篇成於春秋明傳春秋之後記無知之亂襲其文而刪節之遂并用魯莊紀年不自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入公子糾古本無齊字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故曰劫古本魯下有師來言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尹知章云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慧智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

無所歸死罪在傳作無所歸各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尹知章云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脇而束之束縛也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案春秋魯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則九年者魯莊之九年也齊人著書當用

齊國紀年而今用魯紀者蓋此篇成於年明傳春秋之後記無知之亂襲其文而刪節之遂并用魯莊紀

喻耳不自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

莒先入魯人伐齊入公子糾古本無齊字戰於乾時管仲

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

公子糾故曰劫古本魯下有字桓公問於鮑叔曰

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

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尹知章云

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傳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

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

之有慧也慧智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

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

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乎諸本

從也今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

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

無二心古本有也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

若是乎曾乃也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

不如親糾也糾之不死而况君也鮑叔之言其志若台

符節社稷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

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

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多畏多所畏懼也尹知章云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

之齊必注怨 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不載問管仲
故不敢殺 有急其事不濟謂與齊戰而敗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
 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
 與同怒尚賢於已殺之以說於齊以與君曰諾魯未
 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
 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
 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
 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惕諸本作惕今從古及齊君
 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矣諸本作也今從古本
之固無害若用之管子所志之事濟矣則天下皆與夫
從之不獨魯服從之是用與不用皆不可不與也

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
 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
 不能待也不若與之待備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
 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
 將胥有所定也尹知章云今既定矣小尹知章云謂令
 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
 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
 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
 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殺身成仁可生者成名
 名不兩立生可以成功立行不虛至有殺身之實而
後其行來至於

也身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

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

生也賢其死也仲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殺身成仁也子桓公曰未仁乎是子路以召忽為

力也如其仁也如其仁是以召忽死之不以兵車管仲之

仲相桓公遂據薄昭一時諱避之語合後儒或病管

或曰此亦博異聞也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

薨伊知章云明年襄公立之明年按左傳史記襄公

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

智諸本作知今從古本召忽强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

鮑叔曰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可謂亂乎謂當為以

召忽强武豈能獨圖我哉尹知章云國人既召小白

白曰夫雖不得行其知豈且不有焉乎夫指管仲豈

者言猶有其召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其及句言召忽雖不得眾其及鮑叔對曰夫國之亂

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

也摻謂親睦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

白曰夫二人者奉君命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者既智

命以拒我我事不成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

決矣吾不可試之

管子集注 卷之七

管子集注 卷之七

管子集注 卷之七

管子集注 卷之七

也在此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猶均

白懼將下車故鮑叔止之曰行乃行至於邑郊鮑叔

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尹知章云二十乘先鮑叔欲

衡謂國外曰郊公鮑叔乃告小白曰夫國之疑二三

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足以塞道劉績云鮑

人疑立君未定必不忍殺已若事不濟已尚足以塞

道而先小白也衡謂足諸本作是劉云尚足以塞道

則其本作足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

濟也免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

實軍實鮑叔乃為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

白中鉤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

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至

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

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

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

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

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社稷不定

君是欲執齊國之政以乃走出至門俗本出公召管

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尹知章云必欲

我將勉力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

承命趨立於相位貪謂甚乃令五官行事五官平異

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古言未與君不如厚於人、謂兵亦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而內不親於民、諸本無而本、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厚民之政未二年、桓公彌亂、行彌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果決也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劉績云、宋夫人、左傳、作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

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與左氏、違、蓋、博、異、聞、也、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財不足、其弊必至、奪民用、練士則士、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強暴、故義士不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公必之、公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張也、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遂用所增之賦、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古本、脫、吾

君至鮑叔亦當同故今亦依上文作揚其智多誨誨讀
 為晦古文假借字言吾君姑少胥其自及也君自及
 故蕩是以其智多昏晦也君自及
 其智始明姑少待行之鮑叔曰比其自及也
 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
 以待公雖不盡聽用夷吾之言夷吾尚得微外諸侯
 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尹知章云諸
 有如我二人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裝領而刎頸者不
 絕裝斷衣也裝斷衣領而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
 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已止
 實使之安得止之令不為哉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
 然此皆貪民未足深患也

為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
 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吾安所用之也公又內
 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
 也疾寡人且誅焉且將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
 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勞也忌
 不過者過而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
 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
 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尹知章云吾以
 則安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謂完堅齊等車五千
 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

喟然歎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也天
 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帶甲十萬者同心以謀齊也內失吾眾諸侯設備吾人
 設詐國欲無危得已乎後吾人未改也疑唐百姓懷詐
 以欺上下文云云民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
 十里而為之關城謂魯請比於關內以從齊齊亦毋
 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
 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諸侯非美譽於
 也不帶劍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以命
 也不帶劍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也忌憚君如是以退可

方今諸侯加忌憚於君君果弱魯君弱魯君謂取其
 君唯如是退為可君弱於諸侯又加貪於君名加貪後有事小國彌堅大
 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
 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劄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
 約取也忌怨也取收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
 自懷劍曹劄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
 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禍終亦無不兵死已左
 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榘趙本從
 擬擊也榘謂榘質也左手據榘公如物在榘質上故
 云左榘桓公也右自承者右手執劍自承榘公之曾
 承也如舊說左手既不便於擊而右手又執劍自承
 承是自送禽也安制人古本亦作榘今定從榘管仲

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許諾以汶為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圍禦也辟古開字自禦不取肆其心又開闢師進人之路以徃日之過遂弭息興師之議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尹知章云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尹知章云今不救杞後無辭以殺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

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也詐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民不信上則國內自亂而猶不自喻舉兵動師則必危其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然若令人以重幣使之諸本無然字若字作而辭使之而不聽君受而封之今並從古本若假設之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此公亦當作君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申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於齊齊也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明年狄

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尹知章云虛地名詩所桓公

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

小財既之絕而其國又小故亡今君新封亡國國盡若何斷求也

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

安得有其實尹知章云既有行封之名則當君其行

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

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申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

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

諸侯矣君許諾互誤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為賦祿之

制既已上文云關市征多之制蓋以田稅賦與之下

文云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是也已畢也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

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尹知章云行此五年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

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

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犬報俗本犬誤夫桓公許諾行之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

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

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尹知章云列士謂

仲以公命賞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

信其言使君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

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

良可令為西土也。其俗諸本明故。今從古本。東國。國東

強。故令賓胥無為之。分齊國為二。令衛國之教危傳

是。一人治之也。舊說謂掌他國失之。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

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給。敏魯邑之教。邑猶國

大邑好邇而訓於禮。好邇。唯喜目前之事。季友之為

入也。魯作勞。似。是。恭以精博於糧。多小信。可游於

魯。趙用賢云。小匡作公子舉博。禮字疑。禮字誤也。楚國之教。巧文以利

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又巧於辭

又。諸本作文。今從古本。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

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

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

諸侯附。狄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

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

皆許諾。大侯以下。桓公許諾也。諸侯齊車千乘。卒先致緣

陵。緒。餉。彥。博。卒。下。脫。萬人。十字。是也。先致緣陵也。戰

於後。故敗狄。尹。知。章。云。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

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踐。翦。通。滅也。言但北州

侯莫來。按左傳。晉獻公亦不與。桓桓公遇南州侯於

召陵。召陵。楚地。曰。狄為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

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以奉順。天子之故。因敬承

見我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
 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
章云令支國名衡謂
令支即離枝在代北
 下鳧之山斬孤竹
孤竹山名斬亦
孤竹過山戎今過諸本作遇
 顧問管仲曰將何行
顧反
書賈誼傳首顧居下過山戎記
 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
 以加政矣
發遣
 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
安
 齊助之發
引長也兵革易頓弊若
 既行之公又問管
 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

矣
會合也相親睦謂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母專立
 妾以為妻母專殺大臣無國勞母專予祿
尹知章云
者不得祿
 士庶人母專棄妻
凡是數者皆不得自專擅
 母曲隄
曲隄者激水壑對岸是也
 母貯粟母禁林
澤
之材當從時而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
管仲始請
發之不得常禁
 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
云始可以罰矣
 行之卒歲吳人伐穀
尹知章云穀齊之
 桓公告諸侯
 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
竭盡
 桓公以車千乘
 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
都師卿大夫采邑之
 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

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

國良老人及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無一焉無能諸

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

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

賢孝悌可賞也其人果賢而孝悌聞之桓公受而行

之近侯莫不請事其事必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

三饗國四十有二年饗讀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

之征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賦與士祿以

防暴斂也案田而稅次第肥墾廣二歲而稅一尹知

狹而稅之然則桓公既廢井田矣而稅一章云

率二歲而一稅之衡謂一歲上年一歲中年通二歲

而計之當二什取五今去其半而不稅二歲所稅二

謂二歲而稅一也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

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弛緩也歲饑之患既緩

云上歲饑上脫二字下歲饑上脫一字亦可備一

諸本饑作飢飢餓也穀不熟曰饑古人區別甚明今

人則混用之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識記晏

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尹知章云不仕者高子識

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尹知章云李獄官也隰朋為東國賓

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宅為宅人也昭三年左氏

掌分賦凡仕者近宮宮公不仕與耕者近門尹知章

與耕者當出入田野故近工賈近市事便其三十里

置邊委焉有司職之邊驛也委宰米薪藁之總名大

於外門衡謂不仕處士也積小曰委周官有委人職主

也從諸侯欲通諸侯使者齊吏從行者令一人為員以

車吏委吏也負猶載也為若病者令人養其馬食以

委諸本其委今從古本俗本注云一作食其客與

有司別契別契者各持其判也至國八契尹知章云自

國也李國祥破八為郊地相距為五百里此周之大費

義數而不當有罪義讀為議議度也以委人所費議

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欲有所通七日

則囚之下情不通國多伏怨故制此法周禮木僕建

路鼓于木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日囚上言庶人下言貴人子又上不通七日囚下不

形聲相涉而誤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

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諸侯

無罪非縣吏所素習也故有賞而令鮑叔進大夫進薦

國家得之勸勉也成而不悔為上舉成而後無

舉猶後世稱甲科從政治為次從政而能野為原又

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原謂田傳曰原田每每野為

古字通用多不廢者雖有廢者其數不多也尹知章

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

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野原也令晏子進貴人之子

出不仕仕好事也詩云武王豈不仕下文反言之處不

華不務華美而友有少長與之齒不敢為上舉得二為次

得一為下士處靖靖同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

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古者取士於農士農同類

其學者為士耕者為農故曰農用力也農厚應於父兄

耕者農而亦使晏子掌之也應當也謂合事賢多多多才藝也引伸為勝義高祖

於父兄之心是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

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

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獄貴

情斷云以三大夫既已選舉古本作得使縣行之行往也舉

縣吏發遣之管仲進而舉言舉言其行上而見之於君升

也以卒年君舉卒年歲終也至管仲告鮑叔曰勸國

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助語

無意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

下交劉績云處華句照上處不華下交謂好飲食

云照出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

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

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

出入不應於父兄諸本脫於字承事不敬而違老治

危危不正也制器不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

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此上等之民雖才

稱故吏進之而君亦用之也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此
 者皆廉察其意而後敢賞罰之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吏進之君
 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尹知章云其善則吏受
 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
 俱內出入猶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不為三
 則知賊為何者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易祿可無
 斂有可無赦凡獄有情有義斷獄之道情雖可憫而
 有祿以易之則收其祿而有其刑議貴及刑不
 夫之屬是也斂謂贖刑既以義易祿則可無斂贖其
 祿猶有則斂之而可無赦

管子卷第七終

管子卷第八

安井衡 纂詰

中匡第十九

事及貨財兵甲所記稍細故名中匡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歲計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
 而復之在國為國用也公曰吾子猶如是乎賢猶且懼
 之白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猶言美
 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木可
 以為貨制器則致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
 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愛有猶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

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辨讀為辨別也言民既辨別軍事矣則可用戰乎對

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

不殺刑罪不罰言猶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

犀甲七屬壽百年其堅次刑罰以脇盾一戟幼官脇

兕甲或著之於脇衡謂我甲製有下名過罰以金盾注云

脇盾者豈其遺法與餘詳于幼官過罰以金有過者

銅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成平也軍中無所計

之以束矢束矢幸昭以為二十公曰甲兵既足矣吾

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

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

敵之國救敵之國救援敵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

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

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古本廢作必有

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者既弒其君今

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其故何也對曰昔

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

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

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

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

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委謂宰計見親而不計

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三者皆有

也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

焉不知其陷於惡也隳隳皆墜也亡國者非故意姑為之其心必少有樂其所為

陷於暴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字逗仲夷吾字也父尊

稱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柴祭名實肉於柴而

燒之以十日齊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告天也

既致父稱於管仲故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

齊戒十日而飲仲父稱仲父以父稱遂與字相配寡人

自以為修矣失修飾不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

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

屏而立倍背同諸侯內屏背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

不與言中庭中於庭也蓋當碑而立碑三分庭二在

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

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

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沈滛通洽沾漬也厚於味者薄於行

慢於朝者緩於政見朝謂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

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也仲父年

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

者無怠老者無偷偷苟且也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行天

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故三王失之諸本有也字非一

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三代之失天下唯以急與偷其禍非萃於一朝也君雖欲

安樂獨奈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
 何其偷乎管仲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
 親之天下信之三之字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
 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
 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
 身也桓公好色粗於攝生故管仲以長年為為身之
 要長心不求速效也長德增修其德使人不能
 也讓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
 國繼絕世起諸孤起舉也孤死事之子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
 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
 廉猶省也凌讀為陵侮也謂不侮鰥寡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也苑猶屈

辱也困窮滯淹也是四者皆窮民無告往行不來而
 民游世矣此為天下也謂以天行他邦不招來之所
 以游世矣

小匡第二十此篇記治國之法其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左傳疏引作
 有知惠於臣無其字齊語同衡謂此鮑叔則君之
 自謂無其字是也左傳疏及齊語飢作餒則是君之
 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
 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

不失秉臣不如也尹知章云秉柄也忠信可結於諸

侯臣不如也劉績云齊語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

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

豬飼彥博云齊語枹下有鼓字衡謂左夫管仲民之

父母也左傳疏引作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

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殆近也今乃用之可

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

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

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

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

請之以戮於群臣戮辱也戮辱之於群臣之前諸本

引皆有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

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

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曰不受也

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

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

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曰公子糾親也請

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

心焉魯君許諾莊九年左氏傳曰管召讎也請受而

本作甘心焉者蓋後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

將用其政也於政事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

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

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

憂古本無魯字君何不殺而授之其屍授諸本傳受今從

授而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

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

為群臣僂為群臣僂辱之或以報若不生得是君與寡

君之賊比也今諸本無之字非弊邑之君所謂也劉績

使臣不能受命乎乎諸本作於是屬下句

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

以予齊也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

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

賢以自成也左傳疏引死夫作死矣忍不作不忍其

子小白先入得國得齊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後入與

魯以戰能使魯敗管仲必不死至下不是失也施伯論

功足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勤勞同義不當

之也將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

知無後事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勤勞同義不當

之也將也今魯懼殺公子糾召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

勸字之誤也言紀忽既死鮑叔知管仲必無後復願
爭齊之事必將勸管仲以令勸勞齊君之事也
 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以顯管仲之功有得力死之功
 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功猶尚可加上也尊
顯生者之功將何如言不可加是昭德以貳君也鮑叔之知不是失
也尹知章云言昭管仲之德以為君之副貳至堂阜之上境相接此曰之
阜名矣以為鮑叔祓而浴之三尹知章云祓謂桓公親
迎之郊管仲誦纓挿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尹知章
就公辭斧三然後退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
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廣雅應受也君殺之黃泉死
且不朽尹知章云言君賜之不死公遂與歸禮之於廟

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地湛樂飲
 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湛湛同樂也畢射也卑聖侮士唯
 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如夫人者九
 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我士凍飢我馬待游車之弊
尹知章云游車敵我士待陳妾之餘陳妾最卑者取
言崇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今從古本
 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
 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
 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遠猶大也迹合
 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趙用賢云國

象即周禮懸法象魏也衡謂此論治民未及合群國當下依齊語為寡合群變者問治國所當先且與比校國也紀所以理之也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

窮末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式用美事言與行應則次比緝綴以書之

策原本其本窮極其末然後從之以賞罰也糞除其顛旄糞除其顛旄作班序聲之誤也旄齊語謂從齒而序之賜予以鎮撫之以為民終

始使民有終始也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此國謂郊關以內章昭以城郭之域城郭不能容

二十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矣諸本無矣字桓公

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乘也桓

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

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

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趙用賢云此言士之鄉下四句則農千尚也衡謂分國為三各置官府而治之故公立三官府之臣下三鄉三族三

皆然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鄉

家為軌軌守軌法也相與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止居也里

有司四里為連連相連屬不連有長十連為鄉千鄉

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

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相率領也。不率，有長十率。

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相連續也。若屬有帥，五屬

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

保，安也。各安爾民而聽爾。治，毋有淫樂怠佚者也。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

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有

四民，國之石民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詘，其事

亂。詘，雜語也。四民，襍處，則其言詘。而是故聖王之處士，必

於閒燕。閒，燕猶清淨也。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中

曰：既稟稱事，所以來百。處商必就市井，市必有井，以

工使之就官府於事，便。處商必就市井，市必有井，以人曰：市井，朝百畝。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州，疇也。疇，謂

與疇類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

長者言愛，幼者言悌。且昔古本從事於此，昔夕以教

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尹知

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肅，嚴也。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今夫農

群萃而州處。此，今夫古本作今夫，與審其四時權節

具備其械器用。趙用賢云：當作權節，其用具備其械

衡謂權節八字，一氣讀權，計輕重所宜也。比未耜穀

芟。尹知章云：比，偶其耜及穀芟，芟小於耜，耜一

齊語：作芟聲，近芟。芟，形似轉寫誤耳。當據齊誤訂正。尹

說未詳及寒擊豪除田以待時乃耕尹知章云冬寒

草之豪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深耕均種疾耨種也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

挾其槍刈耨鑿尹知章云在掖曰挾槍播也刈鑿也

衡謂耨柄尺其長六寸所以間稼除以且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功稅脫功也別苗

莠列疏遨凡古書單言苗者皆謂梁莠首戴芻蒲麻

類絞芋為繩狗尾草與梁相類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

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

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威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受教傳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

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質樸鄙野而

秀才之為士者足以依賴焉商工也故以耕則多粟

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戚農戚親今夫工群萃

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審四時者考干記曰天有

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

澤又曰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寒奠體水析澹及夏伐陰辨其功苦尹知章云功謂

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權計輕重所宜也節為之節適

得斷器尚完利謂斷當為斷字之誤也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知制器

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管子集註

卷之八

廿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群萃
 而州處觀凶飢飢當為饑但經傳混審國變察其四
 時中饑則穀貴國有變異物從而貴賤寒暑冷暖之
 化故審觀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賈音駕視
 以能察之也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賈音駕視
 贏也以能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齊語輅作輅是
 相涉而誤耳輅者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
 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朱長
 羽旄竹箭齊所無也奇恠時來珍異物聚物聚每物且昔從事
 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物價從時而

之相指示也相陳以知價更相陳說以下知物價之法
 昔從事界之或以為錯簡失之早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
 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
 衰其政則民不移矣政征古通用此政讀為征齊語
 則民不去正旅舊則民不惰旅蓋後世所謂僑
 而移沃壤矣正旅舊則民不惰戶舊故舊也是二
 者多待以寬典今亦正之以政山澤各以其時至則
 刑則民畏其嚴正不敢怠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
 民不苟禁發陵陸丘井田疇均則
 民不感高平曰陸陵謂葬地齊語曰陵為之終十
 古本作惑乃感之齊語作憾無奪農時則百姓富諸本
 從之感古憾字齊語作憾無奪農時則百姓富諸本

時今從犧牲不勞則牛馬育勞讀為撈沈取曰撈上

古本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

乎干求也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

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

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

民相親矣此宗法也事則同為之祿則與放舊罪修

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免也舊宗者太宗之衰者

蕃省刑罰薄賦斂古本作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

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民信而此

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古本

而可乎言唯上所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積

財者則舉之有善其事者則立為長蓋謂什長伍長

之屬然亦當考其行不專以財與工如此則小民慕

能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苛煩也行之無私則足以容眾

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

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

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安諸本安上有吾公曰安之奈

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民安所

於舊法嚴猶尊慈于民予無財寬政役為政亦讀敬百姓則國

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俗本作

管子對曰管子疑

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蒐搜也取不

獮治兵獮殺也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卒伍

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

游祭祀相福福贈祭肉也死喪相恤禍福相憂齊語作禍

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亂猶惑也晝戰其目相見足以

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

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

祭祀至哭泣皆一字一義唯禍福二字其義相交又下承之云相憂而不言樂則福字轉寫誤無疑當依齊語居處相樂行作相和行作出行哭泣相哀是故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

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

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質仁質樸而仁也慈

也弟善事長者也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其罪

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

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下比尹知章云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

謂之下比與有罪者比

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

先試之小官故曰使役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期周歲也且

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也復自曰有人居我官居我官

總也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休美也順齊語

當從慎待時使者也使民恭敬以勸勸悅其稱秉言

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秉持也秉言公宣問其鄉里

而有考驗尹知章云宣徧也衡謂有考乃召而與之

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省相皆視也質猶性

其所成之功與事可立可立為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

劉績云齊語作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

假設問之也肉讀為怛聲之誤也怛慙也退而察

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

名之曰三選鄉長進之官長選之高子國子退而修

鄉鄉退而修連鄉退鄉吏退也連退里連退而修里

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

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下五屬舉此文無

當定為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越猶罷士無伍

罷女無家韋昭云罷病也謂無行者衡謂士三出妻

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三嫁者三是故民皆勉

為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里不知為善家

無道之世吏不稱善不出為善於外人不知之今政成法良為善於家軌

長必知而白之里必有司里有司白之連長遞上以達於君其出為善於鄉里亦必質之軌長故為善於外

俗如為之內所以風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

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功謂正

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劉績云五屬大夫擇其

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

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列亦分也或讀為

古書曰裂地者謂封之此使治之耳非封也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

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

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劉績云秀上前有筋骨二字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

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木

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

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

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俗本則固以

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中一霸王矣

可以立一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
霸王之功也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
 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
 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
 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尹知章云蘭即所謂蘭錡
之可以禦矢矣衡謂制創建制度也脇脇盾以犀皮
制之考工記函人曰合甲五屬壽三百年鞞即合然
則合革貴於犀而輕罪入之者以當心革小耳小罪
 或云鞞猶堅也荀子曰犀兕鮫革鞞如金石
 入以金鈞三十斤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別無坐抑
 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坐
為挫禁止也言無所挫折抑屈而訟獄者正禁止集
之者三而其人不直則罰之使入一束五十矢

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以戈平頭戟有胡可惡金
 以鑄斤斧鉏夷鋸擗試諸木土鉏鉏屬夷也蓋謂
斲斤柄此舉柄以目其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
刃耳齊語作斲斲也事於諸侯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為外
 者未備也故使鮑叔牙為大諫王子城父為將弦子
 旗為理尹知章云甯戚為田尹知章云隰朋為行行
人也掌賓客之禮亦是治內已下則為外曹孫叔處楚諸本商容
是治內已下則為外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處衛匡今從古本尚
 審友處晉又游士八千人齊語作八奉之以車馬
 衣裘多其資糧財幣足之足滿使出周游於四方以

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也、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

方、鬻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沈亂者而

先政之。沈、淫、古通用、淮南子、鄒、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是、也、正、政、征、三、字、古、通、用、此、政、讀、為、征、齊、語、

征、公曰、外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

也、公曰、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場、當、為、疆、場、之、誤、也、

邊境、及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

以極聘、頰於諸侯、極、音、戟、與、亟、同、衆、來、曰、頰、寡、來、曰、聘、以安四鄰、則鄰

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南伐、何主管子

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邑、名、使海於有幣

渠、彌於有階、諸、本、作、河、階、今、從、古、本、綱山於有牢、賈、達、云、海、海、濱、也、衡、謂、魯、

衛、無、海、此、譬、以、防、階、他、諸、侯、耳、於、爰、也、弊、讀、為、蔽、彌、讀、為、彌、音、弭、皆、聲、之、誤、也、渠、彌、謂、河、渠、水、盛、綱、山、綱、謂、一、方、之、山、齊、語、作、環、山、意、同、牢、讀、為、樓、樓、約、也、

紀、山、漸、卑、小、言、反、侵、地、於、魯、使、防、階、敵、國、如、海、爰、有、障、蔽、以、止、狂、闌、渠、彌、爰、有、堤、階、以、防、汎、溢、桓公曰、吾

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

姑與、柴里、使海於有幣、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桓

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

柴夫、吠狗、使海於有幣、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

鄰大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西至

於濟、北至於海、海、於、海、俗、本、作、于、東至於紀、隨、於、諸、本、

從、古、本、隨、齊、語、作、鄒、鄒、紀、別、邑、地方三百六十里、三

隨、在、荆、州、去、齊、遠、聲、相、涉、而、譌、

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
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乎桓公東救徐
州分吳半尹知章云分吳地之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
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汶山方地齊語作方城楚
即岷山也諸本使貢絲于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尹
章云周室有事歸胙於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衡
謂下文云使宰孔致胙於桓公且歸胙饋胙也今曰
反胙則非歸胙蓋隆嶽謂衡山楚叛天子不得祭之
今楚新服使人祭之反其胙於衡山致之成周也齊
語作反胙於絳嶽嶽諸侯莫敢不來服立文既殊不必盡據彼以改此也荆州諸侯莫不
來服中救晉侯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尹知章云屠
也而騎冠始服狄以騎為冠北伐山戎制泠支泠支
或作

令支或作離技從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
不來服中救至來服四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
河西河在冀方舟設柎諸本作柎乘桴濟河
至于石沈齊語作石枕韋昭云晉地或字乘桴濟河
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齊語作辟耳之貉拘夏韋昭
貉也衡謂辟卑音近貉形似下文西服流沙西虞
有秦戎因又行秦字當下以齊語為正西服流沙西虞
而秦戎始從秦戎秦人及西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
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古本作中莫不賓
服與諸侯飾牲飾剝治繫為載書以誓要于上下薦
神要約也薦當為庶字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
管子集古 卷之八

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甲不解累兵不解翳弋服無矢作豐諸本
從古本翳俗本誤醫累索也翳蔽也弋衣服所以盛矢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
 天子蔡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
 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
 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毋下拜諸本無實字今桓公
從古本趙本召管仲而謀宰孔先使人傳意於桓公故得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
 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禮也於下桓公曰余乘車之
 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
 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諸本已

今從趙本狎柯張不庾雕題黑齒荆夷之國巴狎柯並近也黑齒者嶺南之人食檳榔其齒變黑因莫違寡人
 之命而中國卑我尹知章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昔三
 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三代之受命為天子者其亦有異於已所成之功者乎言與已不異也管仲對曰諸本作管子今從古本夫鳳凰鸞鳥不降
 而鷹隼鳩鴉豐豐多也庶神不格守龜不兆兆格至也告不
也握粟而筮者屢中趙用賢云不如下民間握也時雨甘
 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
 藜藿並興諸本作藜藿今從古本藜似藜而赤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
 日昌德主春其色青義主秋其色白前德義青白毛在前的也昌光也後有紅毛其光如日故名日昌

尹知章云、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雉

出書、地出乘黃、龜、神龜、假、至也、乘、黃、神馬、今三祥未

見有者、三祥、鳳皇、圖書、乘黃也、龍、龜、乃負圖書者、非祥數也雖曰受命、無乃失

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顏咫尺、違、去也、个

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母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

羞、承命而顛蹶於下、是天子使之也、則必羞之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

旗、九游、渠門、赤旒、賈逵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

云、龍旗、畫交龍於綵也、正幅為綵、旁屬為旒、渠門、兩

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衡、謂賞服所賞賜之

服、謂袞冕、大路、象路也、春官、巾車、職曰、象路、未、樊、纓

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凡、諸、侯、上、車、皆、謂、之、大

路、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焉、桓公

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弑死、尹知章云、

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于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高子存

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韋昭云、淫、見淫畧也、選、數執

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

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

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

曹、旅、讀為廬、聲之誤也、齊語、作廬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已

通、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尹知章云、謂馬在閑、天

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勤

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

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

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

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輕諸侯之幣而重禮以待之下文重幣而重禮
 歸是也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皆粗貨也鹿皮也
 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縷也帛也布也
 齊賤又四分不可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齊語一本本作之不可當從
 之使垂橐而入橐囊也諸本作攜載而歸攜讀為捆
 語作故鈞之以愛取諸本作鈞之今從古本鈞義粗通致之以
 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
 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
 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
 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

者為之動兵動也伐譚萊而不有也齊語作譚遂北杏

亦討之萊萊夷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諸

脫于字今從古本韋昭云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

公諭之使萊夷致齊使關市幾而不征壅而不稅諸

舍不正今從古本壅壅俗字廛市物也以為諸侯之

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以衛我狄之

地衛字不可通齊語作御當據正蔡蔡所以禁暴於

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壯丘諸本齊語無鄴字

韋昭云四塞諸夏之關也衡謂五鹿中詳以衛諸夏之

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齊語勸教大成是故天下之

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
行地滋遠人所不敢禦故得人彌衆是何也懷其文而
畏其武故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
定三革韋昭云甲冑也偃五兵謂古人帶劍射在六藝也
皆不得偃之戰鬪用刃乃後世之事古人不以為兵也五兵蓋戈戟矢盾矛夷矛也及雖無刃用之戰鬪亦可以稱兵矣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濟黃河與北諸侯會文事勝
也是故大國之君慚愧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
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
不尊小國諸侯不卑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
不懾懾怖也於是諸本作施是今列廣地以益狹地列讀

為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
不失成命周古調字君子小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
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跡於天下稱舉
也遂進也進達文王武王之治迹於天下也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益
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
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問用此五子者能成何功度義光
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
裕不可掩也繼光大也終猶絕也裕饒也則唯有明君在
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此亦黃管仲辭讓然後對

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
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
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
獲生以屬其腰領臣之祿也屬連祿若知國政非臣
之任也主知猶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能勝人子
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自上墜下曰崩管仲許諾再
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
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
至禽側天未明而既由莫不見禽而後反尹知章云
禽多獲諸侯使者無所致致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復

也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
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污
也謂我姪者我謂之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謂我姪者我謂之
一說姑姊妹姑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
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
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優優柔不斷
時未必實有此事然人君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
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時可
之失實莫大於是二者焉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
可即圖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
之也

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古通用公子開方為人巧事端而才鋒銳利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

曹孫宿其為人其諸本趙本今小廉而苛快尹知章

逝習也言多所慣習也趙本謂苛瑣足恭而辭結趙用

細也注習諸本察唯趙本不誤正荆之則也荆

大匡作博于教而又巧辭結當作辭給正荆之則也楚

也則品式也曹孫宿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

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請論其所長公曰諾

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

朋請立為大行閑亦習也辭賓之辭命也剛柔猶難

有以墾草入邑入進也墾治算辟土聚粟多眾盡地

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多眾多致眾氓也

引無平原廣牧車不結轅士不旋踵郊外謂之牧轅

如引繩退則與前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斷獄曰折中

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

治要引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

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撓屈也治要此五

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并五

能欲以易夷吾之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

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七

内言四

管子卷第八終

